



不封不樹

繫辭傳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虞翻曰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

土為樹引之案鄭司農注鄉師職曰窆謂下棺禮記謂

之封春秋謂之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說文曰塋葬下

土也春秋傳曰朝而塋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是窆

為葬下土之名非穿土之名也春官小宗伯卜葬北甫窆鄭注

曰鄭大夫讀窆為穿杜子春讀窆為毳謂葬穿壙也今

南陽人名穿地為窆說文曰窆穿地也引周禮曰大喪

甫窆是穿土名為窆不名為窆也春官冢人職曰及窆

以度為丘隧其喪之窆器注曰窆器下棺豐碑之屬是

穿土爲窆下棺爲窆判然兩事之明證虞氏以爲穿土稱窆顯與古經不合且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鄭注曰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是縣封之封爲古窆字不封不樹之封則聚土爲墳也若如虞氏易注不封解爲不窆則與上文縣窆相複既曰縣窆而又曰不窆不自相抵牾耶縣棺而窆則土之穿也久矣又不得解爲不穿土也其曰聚土爲樹尤無依據惠氏周易述謂卽檀弓之壤樹今案檀弓曰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

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鄭注曰反覆也怪不如大古而反封樹之正義曰子高之意人歿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槨欲其深遠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是樹爲種樹非謂聚土也檀弓之文正足以破虞氏之說耳惠氏用虞說以解易又以釋周禮冢人之丘封與樹皆失之

互見冢人下

白虎通曰大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歿衣之以薪內藏不飾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表識體以象生又曰封樹者所以爲識故檀弓曰古也墓

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桺。是封謂爲墳。樹謂植木。漢世經世師說易者皆如此。故白虎通本之以爲說也。 不 見 得 如 虞 氏 所 說 明 矣。

光被四表

戴氏文集曰。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傳曰。光充也。釋文光字無音切。正義曰。光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桡頰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桡。孫作光。古黃反。說文曰。桡。充也。孫恂。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孔子閒居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注曰。橫充也。橫。桡同。古曠反。橫充也。即爾雅。桡充也。漢書王褒傳曰。化溢四表。橫被無

校為光
己者字
君長程

窮王莽傳曰管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曰橫被
四表昭假上下然則堯典古本必作橫被四表橫被廣
被也正如記所言橫於天下橫乎四海也橫四表格上
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橫轉寫為枕脫
誤為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廓廣遠之義而
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以上
集引之案光枕橫古同聲而通用非轉寫譌脫而為光
也三字皆充廣之義不必古曠反而後為充也漢書宣
帝紀蕭望之傳並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周易集
解比卦載荀爽注曰聖王之信光被四表中論法象篇

四表之被

唐堯之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魏公卿上尊號奏碑邁
恩種德光被四表皆義本堯典周頌譜曰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
箋曰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正義曰光被四表格于
上下堯典文也注曰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
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鄭氏傳古
文尚書而字亦作光則光非譌字可知爾雅枕充也孫
炎本恍作光皋陶謨曰帝光天之下正義曰充滿大天
之下是光正訓統與橫初無異義也光與廣亦同聲僖
公十五年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疏曰光猶遠也荀子
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三本篇作流澤光是光與

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

禮論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三本篇作流澤光是光與

廣通皆充廓之義方言曰幅廣為充是也故堯典言光
被四表而漢成陽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
之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租田口算碑曰聖朝勞神
日昊廣被四表成陽令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之恩
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曰舜四表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
沈子琚縣竹江堰碑曰廣被四表魏志文帝紀注引獻
帝傳曰廣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至德廣被格于上下
則光被之光作橫又作廣字異而聲義同無煩是此而
非彼也至光格對文而鄭康成訓光為光耀於義為疏
戴庶常獨取光充也之訓其識卓矣

秦第從上里
甘肅從上里
廣以所據

于其無好德

洪範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家大人曰
經文好下本無德字且好字讀上聲不讀去聲史記宋
世家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引鄭氏
尚書注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為
女用惡鄭讀于其無好女為句非也然據此知好下本
無德字蓋無好二字即承上弗能使有好而言非有二
義也自某氏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始加德字解之然
其時經文尚無德字且好字尚讀上聲考釋文于其無
好之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之下始音呼報反又於上文

廣通皆充廓之義方言曰幅廣為充是也故堯典言光
 被四表而漢成陽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兮廣被
 之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租田口算碑曰聖朝勞神
 日昊廣被四表成陽令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之恩
 沈子琚縣竹江堰碑曰廣被四表魏志文帝紀注引獻
 帝傳曰廣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至德廣被格于上下
 則光被之光作橫又作廣字異而聲義同無煩是此而
 非彼也至光格對文而鄭康成訓光為光耀於義為疏
 戴庶常獨取光充也之訓其識卓矣

秦業臣
 某處住
 廣

光被四表

于其無好德

洪範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家大人曰
 經文好下本無德字且好字讀上聲不讀去聲史記宋
 世家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引鄭氏
 尚書注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為
 女用惡鄭讀于其無好女為句非也然據此知好下本
 無德字蓋無好二字即承上弗能使有好而言非有二
 義也自某氏傳曰于其無好德之人始加德字解之然
 其時經文尚無德字且好字尚讀上聲考釋文于其無
 好之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之下始音呼報反又於上文

予攸好德之下，但云呼報反，而不云下同。又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然則無好之好，孔陸俱讀上聲，而所見本俱無德字明矣。自唐石經始作于其無好德，此不過因傳有德字而妄加之，而蔡傳遂讀好爲攸好德之好，不知咎訓爲惡，好與咎義正相對，無好與有好亦相對。若讀爲攸好德之好，則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矣。且好與咎古音正協，皇極一篇皆用韻之文，不應此三句獨無韻也。

子孫其逢

洪範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傳以逢吉連讀，解爲遇吉。家大人曰：余友李進士成裕曰：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協。吉字別爲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正合。據傳以此爲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爲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案此說是也。漢書王莽傳曰：康彊之占逢吉之符，則西漢時已誤以逢吉連讀。蓋亦解爲遇吉故也。不知逢者大也，子孫對身言之，逢對康彊言之，故馬融注曰：逢，大也。子

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耳。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楚辭天問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而乃也。言何以變詐如此。後嗣乃得逢長也。逢之言豐也。豐亦大也。玉藻縫齊倍要。鄭注曰縫或爲逢。或爲豐。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音韻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啟籥見書

金滕啟籥見書。馬融注曰籥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注竝同。引之案書者占兆之辭。籥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啟籥然後見書也。啟謂展視之。下文以啟金滕之書。與此同。少儀曰執策籥尚左手。策著也。籥占兆之書所載也。故并言之。說文曰籥書僮竹管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筍。廣雅曰籥筍籥也。是籥爲簡屬也。馬鄭王三家以籥爲開藏之管。其誤有二。周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衆注曰管謂籥鍵。謂牡月令脩鍵閉慎管籥。鄭注曰管籥搏鍵器。是籥者啟鍵之器。可言啟鍵。不

經義述略卷一
可言啟籥也。且所以藏書者，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也。下文曰：公歸，乃內冊于金滕之匱中。又曰：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內冊，然後并占兆之書藏之匱中。方其為壇於外，即命元龜，唯取占兆之書以出，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以啟之哉？少儀注又曰：籥如笛，三孔，龜策之策與羽籥之籥連文，為不類矣。

紹聞衣德言

康誥紹聞衣德言，引之謹案，衣讀若少儀士依於德之依。作衣者，假借字耳。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為衣。楚策有狂兕，蹠車衣輪而至，衣即依字。傳曰：服行其德言，服行謂之衣，未之聞也。

越若來三月

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引之謹案越若來三月五

字當作一句讀越若語辭來至也見爾雅言越若至三月

也書言惟某月惟字皆在月上此獨在月下屬丙午朏

讀之以越若來三月己自爲句故也漢書律志引武成

篇粵若來三月逸周書世俘篇越若來二月義竝與此

同而傳曰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正義曰於順來者於二

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皆未解尚書文義

亦尚一人之慶

秦誓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引
 之謹案高誘注淮南覽冥篇曰尚主也尚與由相對言
 主一人之慶也傳以尚為庶幾文義未協大學引秦誓
 曰尚亦有利哉尚亦當為亦尚說見後尚亦有利哉下今秦誓作
 亦職職尚皆主也與亦尚一人之尚正同義

殄瘁

大雅瞻卬篇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毛傳曰殄盡瘁病也

家大人曰殄瘁皆病也

殄瘁之病猶帶瘁之病也周官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

之鄭注曰殄病也魯語曰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

是待是殄亦病也殄之言瘡也瘡也大雅雲漢篇胡寧

瘡我以旱鄭箋曰瘡病也釋文瘡韓詩作瘡越語曰疾

瘡貧病瘡殄瘡聲近而義同

說見後
殄病下

邱封之度與其樹數

春官冢人以爵等為邱封之度與其樹數鄭注曰別尊

卑也王公曰邱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

以下至庶人各有差鄭以上注惠氏周禮古義曰易大傳云

不封不樹虞翻注云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為樹

其說與冢人合丘者丘隧故曰王公曰丘封者葬下棺

故曰諸臣曰封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疏

以封為聚土樹為樹木皆失之鄭注檀弓仍以封為高

下之數非也以上說引之案謹虞翻易注與周禮王制皆不

合詳見易繫辭不封不樹下乃仲翔之謬解而惠氏深信之何邪且

惠氏此說其誤有六下文以度爲丘隧爲窀言之始及
隧耳此文丘封之度但言丘不言隧也而惠氏以丘爲
丘隧其誤一也自掌公墓之地至此以爵等爲丘封之
度與其樹數皆言墳墓之制下文大喪既有日至執斧
以泣乃言卜葬之事穿土乃下文之窀下棺乃下文之
窆不當先於此節言之而惠氏引虞翻穿土之說以釋
封字且曰封者葬下棺其誤二也聚土之高下可謂之
度不可謂之數樹若爲聚土則當稱其高下曰樹度何
以經文言樹數耶而惠氏曰樹數之高下數字與高下
義不相貫其誤三也鄭注引漢律列侯墳高四丈云云

此明丘封之度非言樹數也而惠氏曰樹數高下無明
文因引漢律以證之其誤四也檀弓說葬曰吾見封之
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
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鄭彼注曰封築土爲壟是
聚土謂之封曲禮曰爲宮室不斬于丘木僖三十二年
左傳曰爾墓之木拱矣哀十一年傳曰樹吾墓楨是墳
間樹木之證賈疏以封爲聚土樹爲樹木正與經傳相
合而惠氏以賈爲失其誤五也檀弓孔子曰古也墓而
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
之崇四尺鄭彼注曰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崇高

月令孟冬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禮器禮有以大為貴者棺槨之厚邱封之大此正冢人所謂以爵等為邱封之度也

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此正以經釋經與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之說相合春秋疏人而惠氏以鄭為非其誤六也且說文曰塋葬下土也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是周官之窆無作封者惠氏何不考於說文而輒為異說邪

上面是古字

邱封之度

陽聲

考工記弓人凡相榦欲赤黑而陽聲鄭注曰陽猶清也引之案淮南天文訓曰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又曰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皆以陽與濁反對成文是古人謂清為陽也

鄉服

鄉飲酒禮明日賓鄉服以拜賜鄭注曰鄉服昨日與鄉
 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家大人曰
 鄉讀為鄉鄉謂昨日也故注曰昨日飲酒之朝服特因
 未服以朝故不言朝服耳疏曰此賓是鄉人子弟未仕
 雖著朝服仍以鄉服言之則是讀鄉為鄉人之鄉誤矣
 禮無謂朝服為鄉服者釋文鄉字無音誤亦與疏同

舍息 舍氣

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鄭注曰發氣舍息也又及享發氣焉盈容注曰發氣舍氣也兩舍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舍皆讀爲舒謂發舒其氣也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違舍與車盱爲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釋文荼音舒公羊荼作舍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此皆古人讀舍爲舒之證

竹筩蓋

士喪禮下篇燕器杖筩筩鄭注曰筩竹筩蓋也疏曰筩

竹之青皮集韻音敷家大人曰筩蓋筩字之譌筩筩之為

筩竹等字相涉而誤考說文玉篇廣韻俱無筩字唯集韻有筩字訓為竹青皮則北宋本儀禮注已譌作筩

郭璞爾雅注筩音敷筩之言皮膚也故賈疏以為竹青

皮說文筩竹膚也眾經音義引埤倉曰筩析竹膚也膚

與敷古同聲集韻音敷即本於釋文今本釋文筩字無

音傳寫遺脫耳錢少詹事曉徵經史答問謂筩當作筩

案筩與筩字不相似若本是筩字無緣誤為筩也

今文淳作激

特牲饋食禮記淳沃鄭注曰今文淳作激釋文曰激一本作浮劉本作徽引之謹案激與淳聲不相近激當為敦蓋因淳字而誤加水旁形與激近故譌為激又譌為徽也隸書敦字或作敦與敦相似加水則與激相似敦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故書淳為敦是其證矣

若不得謝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鄭注
曰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

聽耳家大人曰鄭解謝為聽於義未安齊策曰靖郭君

謝病強辭三日而聽則謝非聽也今案謝請也告也成

十六年左傳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魯語作子叔聲

伯如晉謝季文子說見後謝季文子下是謝即請也襄三年左傳

祁奚請老是也請之而見許則得所請而去故曰得謝

傳得謝即得請僖十年左傳曰余得請於帝矣請老即告老故謝又訓為告襄

二十六年左傳使夏謝不敏即告不敏也成二年左傳

漢書高帝紀高祖嘗告歸之田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張耳陳餘傳有廝養卒謝其舍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

以此若義也

曾子問篇孔子答曾子以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代祭之禮下文云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注曰若順也正義曰謂順於古義家大人曰以此若義也五字當作一句讀以用也此若義猶言此義言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用此義也下文曰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正謂子游之徒用此義而今之祭者不用此義也此若二字連讀若亦此也論語公冶長篇古人自有複語耳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

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今本若譌作若、燕策作若、此言皆竝用此若二字、墨子尚賢篇曰、夫若言之謂也、夫亦此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

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

禮運、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鄭注曰、言嘉瑞出、人情至也、引之謹案、不愛謂不隱藏也、廣韻寶字注、引此作地不藏其寶、大雅烝民篇、愛莫助之、毛傳曰、愛、隱也、字或作愛、爾雅曰、愛、隱也、天不隱其道、地不隱其寶、卽下文所云、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也、人不隱其情、卽上文所云、人情不失也、失、當讀爲佚、鄭注曰、失、猶去也、愛之爲隱、古人常訓、故鄭注從略、

狄成

樂記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引之謹案
 狄讀為誂成者戊之譌戊與越通呂氏春秋音初篇流
 辟誂越惱濫之音出惱濫即滌濫也誂越即狄戊也楚
 辭九思聲噉誂兮清和誂字亦作吡漢書韓延壽傳噉
 吡楚歌服虔曰吡音滌濯之滌正與狄同音故誂通作
 狄隸書戊字或作戊成字或作成形極相似故戊字譌
 而為成史記樂書亦作戊鄭以狄為往來疾貌而不解
 成字蓋闕之也王肅解狄成謂成而似夷狄之音見史
 解孔穎達謂連疾而成望文生義胥失之矣記集

感條暢之氣

樂記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鄭注曰感動也動人
 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家大人曰條暢讀為滌蕩下文
 滌蕩之氣謂逆氣也上文其聲哀而不莊云云謂姦聲
 也故下文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
 興焉滌蕩之氣與平和之德正相反平和之德謂順德
 也故下文曰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
 興焉姦聲正聲

各以類相動故下文曰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考史

記樂書及說苑脩文篇並作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上文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呂氏春秋音初篇曰流辟誂越悒濫之音出則悒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悒濫即滌濫也悒蕩即滌蕩也滌蕩條暢悒蕩聲相近故字相通說文滌從水條聲周官條狼氏杜子春云條當為滌郊特牲滌聲與條悒並相近弔反鄭曰動人條暢之善氣則是善氣與姦聲相應非其類矣

倍歿忘生

經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歿忘生者眾矣

家大人曰喪祭非所以事生則喪祭之禮廢亦不得言

忘生正義曰喪祭之禮所以敦勸臣子恩情使歿生當者不見背違生者恆相存念此曲為之說也

為先字之誤也後大戴禮禮察篇亦作生蓋喪禮廢則民

倍歿祭禮廢則民忘先漢書禮樂志曰喪祭之禮廢則

骨肉之恩薄而背歿忘先者眾顏師古曰先者先人謂

祖考論衡薄葬篇曰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

恩泊則倍歿忘先二書皆用經解文也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緇衣引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鄭注曰越之言廢也言毋自顛廢女之政教以自毀敗家大人曰越輕易也言毋輕發女之政令以自敗也必度於道而後行之若射之省矢括於其度而後釋正見發令之不可輕易也上文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襲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曰在其所襲曰易以溺人

曰不可不慎皆戒其輕易也說文娥輕也古通作越荀子非相篇筋力越勁謂輕勁也說文曰輕勁有材力是也楊倞注以越爲過人失之

居處齊難

儒行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鄭注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引之謹案難讀爲難說文難敬也徐鍇傳曰今詩作燠小雅楚茨篇我孔燠矣毛傳曰燠敬也爾雅同燠難難聲相近故字相通齊難與恭敬義亦相近也鄭曰齊莊可畏難殆失之迂矣

尚亦有利哉

大學引秦誓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鄭注

曰尚庶幾也家大人曰尚亦當為亦尚高誘注淮南覽

冥篇曰尚主也今書作亦職有利哉主有利職亦主也亦尚與

亦職同寫者誤倒其文耳秦誓又曰亦尚一人之慶是

其證也論衡刺孟篇引秦誓曰黎民亦尚有利哉此尤

為確證矣又案禮記所引尚書有與伏生今文同者若

無逸之言乃雍今文雍作謹而檀弓坊記引書竝作謹

是也大學引書亦尚有利哉蓋亦與今文同論衡所引

皆今文尚書以是明之

尚亦主也說見前
亦尚一人之慶下

說見前書
亦之慶

何以謂之居

大戴禮夏小正篇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
方為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耳家大人曰何以謂之

居居字後人所加也傳凡言何以謂之者皆於之字絕

句下文雉震响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

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緹縞曰先言緹而

後言緹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猶曰何以言之

耳高誘注秦策此申明上文鴈以北方為居之義非專

釋居字其專舉一二字而釋之者所釋皆經文也若云
何以謂之居則似經文原有居字矣

習貫之為常

大戴禮保傅篇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之為常家大人曰習貫之為常本作習貫如自然後人改之耳考盧注內有自然二字又賈子保傅篇及漢書賈誼傳皆作習貫如自然是其證也盧注又引周書習之為常自氣血始以證少成習貫之義而後人遂以注改經謬矣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為韻貫與然為韻習貫二字連讀如自然三字連讀若云習貫之為常則文不成義且與少成若天性不對而韻亦不諧矣

厲以為勇內恐外悻無所不至敬再其說以詐臨人盧
 注曰言苟自驕厲持以為勇終必恐懾而更至恭佞也
 家大人曰盧以恭佞釋敬再其說亦曲說也敬當為亟
 集韻亟或作莖再當為再皆字之誤也亟讀如亟稱於
 因譌而為敬
 水之亟言亟稱其說以欺人也逸周書官人篇作亟稱
 其說以詐臨人是其明證矣又案玉篇再與稱同漢綏
 民校尉熊君碑君長子再孝仲秋下旬碑嘉再卓然稱
 字竝作再七經孟子考文載足利本古文尚書湯誓篇
 敢行再亂稱字亦作再今尚書中稱字無作再者皆後
 人改之也大戴禮之再為義主及亟再其說兩再字若

非譌作再則後人必改為稱而古字之蹤跡不可尋矣

恭而不難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引之謹

案難讀為難爾雅曰難動也又曰難懼也動與懼義相近故詩言不

震不動不難不竦爾雅震難同訓為動又同訓為懼商頌長發篇不難不竦毛傳

曰難恐也恭敬太過則近於恐懼故曰君子恭而不難

荀子君道篇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難亦讀為難鞏

方言作蛩云蛩快戰栗也荊吳曰蛩快蛩快又恐也蛩

郭璞音鞏鞏與蛩聲義竝同又與恐聲相近也恭而不

難敬而不鞏鞏與難義正相承恭而不難安而不舒舒

與難義正相反也

再為義王

惠而不儉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惠而不儉直而不徑引之謹

案惠與慧同史記漢書通儉讀為險廣雅曰陂險衰也

衛將軍文子篇曰而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荀子成相篇

曰讒人罔極險陂傾側詩序曰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

詖私謁之心崔靈思注曰韓子詭使篇曰損仁逐利謂

之疾險皆謂險陂也說文險陂也險利干上也倭人也

小見事之人也說文論字注引立政勿以論人今本論

作儉馬融注曰儉利倭人也廣韻儉論竝七廉切又虛

險猶險也儉音說文繫傳曰凡人之慧黠者多流於險
陂惟君子不然故曰惠而不儉儉與險古字通曾子本

聖義述聞

興儉行以微幸漢慎令劉脩碑動乎儉中儉並與險同荀子富國篇俗儉而百姓不一揚儉注儉當為險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怒之而觀其不悖也喜之而觀其

不誣也盧辯注曰誣妄也家大人曰喜與誣妄義不相

承誣當為輕荀子不苟篇君子喜則和而理小人喜則

輕而翺楊倞注曰輕謂輕佻失據故曰喜之而觀其不

輕文王官人篇曰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是其明證也

輕與誣字不相近而輕譌為誣者蓋本是借用誣字玉

誣口莖切拘也誣與輕聲相近故字相通隸書巫字或作巫二

形相似故誣譌為誣韓子十過篇曰聽楚之虛言而輕

誣強秦之實禍輕誣二字并見蓋本作誣強秦之實禍

韓策之禍誣與誣相似，因譌而為誣。今本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蓋一本作誣，一本作輕，而後人誤合之也。以大戴禮韓子互相考證，則誣為輕之借字，誣為誣之譌字明矣。

貸

大戴禮曾子疾病篇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茝之室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貸，永樂大典本作贖，馬摠意林作戲家大人曰：貸，贖戲皆贖字之譌。釋名曰：土黃填贖也，黏服如脂之贖。廣雅曰：苾，香也。贖，臭也。故曰苾也。今本贖字亦譌作贖。乎如入蘭茝之室，贖乎如入鮑魚之次。

泝水

大戴禮帝繫篇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產
 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泝水昌意降居若水史記五帝
 紀泝水作江水路史疏佗紀曰江水即泝水今之湔泝
 水引大戴禮青陽降居泝水家大人曰漢書地理志蜀
 郡湔氐道禹貢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氐即氐羌之
 氏蜀郡之有湔氐道猶廣漢之有甸氐道剛氐道也
 有蠻夷曰道湔氐縣名非水名如江水出湔氐道而即
 可謂之湔氐水豈白水出甸氐道而即可謂之甸氐水
 涪水出剛氐道而即可謂之剛氐水乎且氐是氐羌之

水經注卷之...

氏其字不從水羅泌改湍氏爲湍泚以牽合大戴禮之泚字甚矣其謬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字子生而止去爲疫鬼一居江水一居若水一居人宮室區隅蔡邕獨斷與漢舊儀同二書所記與大戴禮史記不同而皆言居江水不言居泚水徧考地理之書無謂江水爲泚水者泚蓋字之誤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江誤爲泚史記趙世家鴻上塞譌作鷓之塞蓋鴻字古作鳩故譌而爲鷓猶江之譌爲泚也羅泌引大戴禮作泚則所見已是誤本

脩其灌廟

大戴禮千乘篇脩其灌廟建其宗主孔編脩摛約補注曰灌社壇也社有灌木因以爲名引之謹案古無謂社爲灌者孔說非也灌當爲濯字之誤也濯與祧古字通周官守祧鄭注曰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猶言廟祧周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漢書王莽傳曰定祧廟立社稷

天昏札瘥天昏
昭十九年左傳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賈逵注曰短
折曰天未名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沒也皋陶謨下
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傳曰寡君之二三臣若未名而
死不得謂之臣矣晉語曰晉侯將死矣君子失心鮮不
天昏晉侯亦非未名而死者也昭二十年傳其所以天
昏孤疾者周語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義竝同也

札瘥天昏

昭十九年左傳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賈逵注曰短
折曰天未名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沒也皋陶謨下
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傳曰寡君之二三臣若未名而
死不得謂之臣矣晉語曰晉侯將死矣君子失心鮮不
天昏晉侯亦非未名而死者也昭二十年傳其所以天
昏孤疾者周語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義竝同也

親戚爲戮

昭二十一年左傳楚子執伍奢使召奢之子曰來吾免而
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
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家大人曰
親戚謂其父也錢少詹事史記攷異曰五帝紀堯二女
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云親戚謂父瞽
突後母弟象妹顛首等也案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
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孟子盡心篇
人莫大焉也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
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

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之。非史公之旨。家大人曰。錢說是也。余請爲之加證。管子五輔篇曰。孝弟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輕重乙篇曰。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晏子外篇曰。今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墨子兼愛篇曰。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節葬篇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者。其親戚死。殍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非命篇曰。內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呂氏春秋遇合篇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恃君篇曰。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史記陸賈傳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皆謂父母爲親戚也。又案左傳。親戚爲戮。史記楚世家作父戮。管子九變篇。親戚墳墓之所在。小問篇作父母墳墓之所在。墨子天志上篇。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傲戒。下篇作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賈子保傳篇無恩於親戚。大戴禮作無恩於父母。此尤其明證也。

莫

昭二十四年左傳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
 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杜注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
 聚釋文曰陽不克莫絕句引之謹案陽不克莫甚為不
 辭莫然不動之解亦為皮傳今案陽不克絕句莫當作
 箕箕即其字下屬為句言陽氣不克其將積聚而為旱
 也莊子外物篇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箕即其字
 也說文其籀文箕字明夷六五
 箕子之明夷甯才箕作其 曲禮梁曰薌箕鄭注曰
 其辭也釋文其字又作箕周官大祝注引此作香其是
 語辭之其古亦通作箕今本作其則箕之譌也隸書從

鄭語厥孫箕服漢書五行志箕作其

竹之字或譌從艸故箕字或作其曲禮薊其見上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其先出自箕子之形與莫相似因譌而為莫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折泉折泉水北至箕入淮今本箕譌作莫是其證也而漢書五行志引傳文已作莫蘇林注亦曰莫莫爾不勝為積聚也則此字之譌其來久矣

以間先王

昭二十六年左傳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杜注曰間錯先王之制引之謹案間之言干也謂干犯先王之命也昭二十年傳曰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先王之命即上文所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是也襄十九年傳間諸侯太平御覽引服虔注曰間犯也是間與干同義上文曰王室其有間王位謂干王位也昭三十一年傳曰况敢干位以作大事襄十一年傳曰或間茲命謂干茲命也襄三年傳曰使干大命定四年傳曰管蔡啟商基間王室謂謀干王室也說見後基間王哀二十年傳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謂犯干上國也

鄭語曰、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曰、言更相犯間也、間與干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聘禮記、皮馬相間、鄭注曰、古文間作干、是也、

若為三師以肆焉

昭三十年左傳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杜注曰肆勞也釋文曰肆

本又作肆家大人曰作肆者本字作肆者借字也肆肆

通聘禮記為肆古文肆為肆周官小宗伯肆儀故書肆為肆玉藻肆束及帶肆讀為肆大雅皇矣

箋曰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案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即所謂肆也文十

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杜注曰肆暫往而還也此傳曰若為三師以肆焉彼出則歸彼歸則出義竝相同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己

昭三十一年左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

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絕句杜以夫字下屬為句失之有

所有名而不如其己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

為不義不可滅己杜解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己曰有所

謂有地也引之謹案所時也言名者人之所欲得也然

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若邾黑肱之以地叛而書名是

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何注曰黨所

也所猶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

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言



晉楚時以兵威小國而後小國得以安靖也。昭七年傳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言有時反其道以取順於民也。三十年傳曰：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墨子節用篇曰：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此皆古人謂時為所之證。

基間王室

定四年左傳：管蔡啟商，基間王室。杜注曰：基，毒也。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正義曰：基，毒間亂。賈逵云：然是相傳訓也。引之謹案：毒亂之語不辭，基讀為基，基，謀也。間，犯也。說見前以謂謀犯王室也。爾雅曰：基，謀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作基者，假借字耳。

犬戎樹

周語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韋以樹惇
 絕句注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帥循也言循先王
 之舊德舊音曰樹惇蓋是犬戎主名引之謹案上文大
 畢伯士注以為犬戎君蓋犬戎之先君也其曰今自大
 畢伯士之終也辭意顯然此句蓋指犬戎今君而言則
 舊音之說是矣而未盡也樹者其主名惇字當屬下讀
 犬戎樹者先國而後名猶曰邾婁顏耳惇帥舊德者惇
 通作敦爾雅曰敦勉也言勉循舊德也晉語曰知藉偃
 之惇帥舊職而共給也是其證

其語迂

周語卻孛見其語迂。單子曰：迂則誣人。韋注曰：迂回加
 誣於人。家大人曰：迂，賈子禮容語篇作訐。說文：訐，詭譎
 也。詭譎之言，以無為有，故曰：迂則誣人。說文：譎，妄言也。
 法言問明篇曰：譎言敗俗，譎好敗則訐。譎，迂聲，義竝同。
 荀子非十二子篇：欺惑愚眾，喬宇、鬼瑱、喬、與譎同。宇與
 訐同，皆古字假借也。漢書五行志載周語亦作迂。顏師
 古注曰：迂，夸誕也。義長於韋矣。

天昏札瘥之憂 鮮不天昏

周語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韋注曰短折曰天狂惑曰

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沒也皋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

昏沒也字亦作婚廣雅曰婚死也晉語曰君子失心鮮

不天昏謂晉侯將死也韋注昏狂荒之疾亦非昭十九年左傳鄭

馬偃卒子產對晉使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

天昏二十年傳曰天昏孤疾義竝同也後漢書周舉傳

天昏亦以昏為死

揚沈伏而黜散越

周語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韋注曰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也引之謹案黜讀爲屈屈收也謂收斂散越之氣也爾雅曰斂屈收聚也魯頌泮水篇屈此羣醜毛傳曰屈收也聘禮屈纒鄭注曰屈纒者斂之鄭注士喪禮曰纒索爲纒是屈與收同義又士喪禮管人汲不說纒屈之注曰屈縈也亦取縈收之義屈與黜聲相近故字相通說苑立節篇曰將軍子囊黜兵而退謂收兵而退也沈伏者發揚之散越者收斂之此陰律之所以閒陽律成其功也故謂之六閒揚與沈伏羲相反則黜與散越

義亦相反、韋注訓黜為去失之矣、

殄病

魯語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韋注曰殄絕也
家大人曰注依爾雅訓殄為絕民之絕病頗為不辭案
殄亦病也周官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殄病
也大雅瞻卬篇曰邦國殄瘁說見前殄之言瘳也瘳也
大雅雲漢篇胡寧瘳我以旱鄭箋曰瘳病也釋文瘳韓
詩作瘳越語曰疾瘳貧病瘳瘳瘳聲近而義同

乎之下不更贅一語者下文文明言若云有天吾必勝之
義見於下故文省於上也晉語記申生之言曰伯氏不
出柰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
雖死何悔檀弓記其言則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
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之
下不更贅一語亦是義見於下而文省於上也

荀 依

晉語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
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媯僖媯依是也路史疏仡紀荀
作苟云苟國語史記謂史記索隱皆作苟非又國名紀曰戰
國有苟變子思薦之引之謹案路史荀作苟是也元和
姓纂苟國語黃帝之後漢有苟實苟參荀周文王第十
七子邠侯之後以國為氏後去邑為荀廣韻荀姓出河
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子漢有苟參古
厚切荀本姓邠後去邑為荀今出潁川相倫切是荀姓
為文王之後荀姓為黃帝之後且元和姓纂及廣韻引

國語竝作苟，不作荀也。又潛夫論志氏姓篇，苟作拘，拘苟古聲相近，故苟通作拘也。路史曰：國語作荀，非則所見已，是誤本矣。又案依當作衣，今本作依者，因上文僮字而誤加人苟耳。考潛夫論正作衣，史記五帝紀索隱引國語亦作衣，鄭注中庸曰：今姓有衣者，廣韻衣字云：姓出姓苑，而依字不以爲姓，則國語之本作衣，益明矣。

其產將害大

晉語范文子曰：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韋注曰：產生也。言其生變將害大臣。家大人曰：其產將害大，當作其產害將大。言戰而勝，則外寧必有內憂，其生害將大也。故下文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也。產害，卽生害。晉語又曰：則其爲暱與隱也，復產害矣。

其義注

聰敏肅給

晉語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韋注曰：肅敬也。給足也。引之謹案：肅之言速，給之言急也。爾雅曰：肅，速也。肅，速疾也。大戴禮保傅篇曰：接給而善對接，與捷同。荀子君道篇曰：齊給便捷而不惑。史記五帝紀索隱引書大傳：多聞而齊給，鄭注曰：齊疾也。是肅給皆疾也。聰敏肅給義相貫注，韋注失之。

三萃

楚語則三萃以攻其王族，韋注曰萃集也。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引之謹案，襄二十六年左傳正作四萃，則此處三字當為三字之譌。說文曰：三，籀文四。鄭注觀禮曰：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

廷見

楚語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韋注曰廷見見於廷也
 引之謹案下文曰子亶不出則在家非在朝也不得言
 廷見廷當為廷廷往也謂往至子亶之家而請見故下
 文曰子亶不出也說文曰廷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君
 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漢書五行志廷作往襄二十
 八年傳又曰伯有廷勞於黃崖廷與廷字相似故廷譌
 作廷廣雅廷歸也今本下文鬪且廷見令尹子常廷亦
 廷之譌廷字亦譌作廷

三十一
 年傳曰
 印段廷勞於葉
 林皆是也

右執殤宮

楚語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韋注曰中身也禮記曰其中退然天歿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矣家大人曰韋以殤宮爲殤之居非也殤之居則不可言執故又爲之說曰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殆失之迂矣宮讀爲躬中躬皆身也執殤躬猶言執鬼中作宮者假借字耳

此處有若干行非常清晰的文字，但內容極其模糊，難以辨認。可能為正文或旁注。

滯久而不震

楚語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而不震生乃不殖引
之謹案震振也興也晉語曰底箸滯淫誰能興之是矣
韋注訓震為懼失之又周語曰弗震弗渝脈其滿青穀
乃不殖韋注曰震動也此云不震不殖亦與同義

是勤民以自封

楚語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韋注曰
勤勞也封厚也引之謹案勤病也民多曠而我取富非
勞民乃病民也病民以自封猶言厲民而以自養也爾
雅癘病也釋文曰癘音勤字亦作懃癘勤懃字異而義
同楚語又曰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瘠民猶病民

載稻與脂

越語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
 舖也無不歡也韋注曰稻糜也引之謹案稻即糲字之
 假借說文糲糜和也讀若譚古音糲在侵部稻在幽部
 二部音相近故字或相通士虞禮記中月而禫古文禫
 或為導卷大記禫而內無哭者禫或作道說文禫讀若
 三年導服因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突讀若禮三年導服
 之導荀子禮論篇道及士大夫謂覃及士大夫也楊倞
 注曰史記道作躡亦作啗今史記禮書作函函蓋自之
譌自本作
 函形與鄒誕生音啗徒濫反凡此皆與糲之為稻同糲

稻為一故韋注與說文不異稻之言淖也士虞禮記嘉

文粳糜和也昭七年左傳釋文引孫炎爾雅注曰鬻淖糜也集韻粳淖糜也聲義竝相近下文曰無

不舖無不歠歠飲也必鬻而後言歠則稻之為粳明矣

不然稻穀名也但言載稻則舂與未舂炊與未炊皆未

可知孺子何以無不舖歠而宏嗣又何以知其為糜也

宋庠補音及舊音稻字皆無音釋蓋己不知其為粳之

借字矣

吾為子口隱矣

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

不反也何注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引之謹案注意蓋

讀口為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

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注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

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

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

之意與此相近

吾雖喪國之餘

僖二十二年公羊傳宋公曰吾雖喪國之餘何注曰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家大人曰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亡國之餘杜注曰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謂宋幾爲楚所喪失之迂矣

受之云爾

宣十五年公羊傳曰螽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

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

而有天災其諸則空於此焉變矣何注曰言宣公於此

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

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為喜而僥幸之引之謹案受當

為更字之誤也受更本受作受隸或作受受本受隸或作受

受周官中車歲時更續注故書更為受杜子春云受當

為更燕禮更爵洗特牲饋食禮主人更爵酌醕古文更

皆為更改也幸之者何猶曰庶幾改之云爾故下文曰

其諸則空於此焉變矣變亦更也變者改過之謂非變

昭二十九年左傳
以史豸韋之後
更史記夏本紀更
為受

寤之謂幸之者亦謂幸其改過非幸其受過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變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之幸國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况受天譴也此皆用公羊傳說而云受天譴則西漢時傳文已譌作受矣

往殆乎晉

公羊春秋襄五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何注曰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家大人曰注訓殆為疑往疑於晉則為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為疑不可訓為讞也今案殆讀為治殆治古聲相近

子疆國篇疆殆中國治謂訟理也以鄆子欲立異姓為楊倜注殆或為治

後故相與往訟理於晉也下文曰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

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為鄆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曰時莒女嫁為鄆後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

有外孫節子愛後夫人僖二十八年傳叔武為踐土之
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會治反衛侯注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
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
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傳往治乎晉同
義古謂訟理為治訟或曰辭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
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
是也

君無多辱焉

昭二十五年公羊傳子家駒曰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
多辱焉多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多讀為祇祇適也言
民皆為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
昭二十五年左傳曰祇取辱焉是也祇多古字通說見前
多遺秦禽下

賊而曰

定八年公羊傳陽虎弑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
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
而已如丈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趣駕何注曰望見公
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家大人曰
何以賊字從目故訓為望其實非也賊讀為俄俄謂須
臾之頃也桓二年何注曰俄者謂須臾之頃也虎舍于郊而
說然息知謂魯人之必不來追也俄而思公斂處父必來
追故曰彼哉彼哉此意中之處父非目中之處父也知
處父至則不及駕必來故曰趣駕非望見處父之師而後駕也俄

而二字傳文屢見。桓二年傳曰：俄而可以為其有矣。莊
三十二年傳曰：俄而身弑。械成作賊者，假借字耳。上文
曰：賊而鉞其板，亦是借賊為俄也。漢書外戚傳始為少
使賊而大幸則又借
用賊
眉字

誅不填服

隱五年穀梁傳：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范注曰：來服者不
復填厭之，引之謹案，誅謂殺戮，非特填厭之而已。填讀
為殄，謂殄戮之也。盤庚曰：我乃劓殄滅，不殄服，猶言不
殺降也。作填者，假借字耳。小雅小宛篇：哀我填寡。毛傳
曰：填，盡也。釋文：填，徒典反。爾雅曰：殄，盡也。集韻：殄，或作
填。是其證也。
凡從真從今之字，多以聲近而通。說文引：
廡風：今髮如雲。今詩：今作鬢。大雅：胡寧瘖
我。以旱。韓詩：瘖
作瘖。是其例也。

苞人民

隱五年穀梁傳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

伐范注解苞人民曰制其人民家大人曰制與苞義不

相近傳言苞人民不言制注亦無訓苞為制者范說人民范注非也苞讀為俘俘

取也眾經音義卷十三引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

俘作苞者假借字耳苞古通作包見經典釋文爾雅俘取也

漢書賈誼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敘

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苞與俘同訓為取而古聲

又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掣引取也或作抱掣訓為取

而或作抱猶俘訓為取而通作苞也漢書楚元王傳曰

飽古文作餘從
糸聲糸古文
字字

浮邱伯者孫御門人也鹽鐵論毀學篇曰管李斯與苞
邱子俱事荀卿苞邱即浮邱浮之通作苞猶俘之通作
苞也凡從孚從包之字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左氏春
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竝作包來投壺若是
者浮浮或作鮑說文枹擊鼓杖也禮運明堂位竝作桴
罍覆車也王風兔爰篇作罍庖
廚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作桴

是何與我之淡也

僖十年穀梁傳世子已祠致福於君麗姬以酖為酒藥
脯以毒君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君喟然歎
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淡也與我之與范氏
無注家大人曰方言予讎也予與古字通與我之淡讎
我之淡也成讎二年左傳
曰讎我必甚言我與女為父子以來未有過
切何讎我一至於此也

恥不能據鄭也

穀梁春秋襄九年同盟于戲傳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
不致恥不能據鄭也范注曰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
能終有鄭家大人曰方言據定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是
諸侯不能定鄭也史記白起傳曰趙軍長平以按據上
黨民按據猶安定也

奔而又奔之

穀梁春秋昭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傳曰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家大人曰此言蔡侯之祖父皆爲楚所殺及其出奔乃又不奔他國而奔楚是忘祖父而自安於讎國故惡而貶之也范注曰奔既罪矣又奔讎國惡莫大焉失之

屬其二三大夫

定十年穀梁傳齊侯還而屬其二三大夫范注曰屬語也家大人曰屬訓為語於古無據周官州長曰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瀆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遂大夫曰屬其地治者檀弓曰屬其兄弟孟子梁惠王曰乃屬其耆老而告之

九

十

